

## 豆腐干帖

王祥夫

因为读汪曾祺先生的小文章,我买过几回界首的豆腐干,在网上买,买哪种,买多少,全凭自己喜欢。我常买的是三种,一种是虾干,颜色发白;一种是茶干,颜色发红;还有一种微辣的。界首的茶干和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不一样,都是圆形的,上边有蒲包的压痕,有美术的感觉,那纹理颇不难看。而我们这里的豆腐干上边也有纹理,却是包豆腐的那种粗布的布纹,说来也不难看。

茶干按理说是喝茶时吃的东西,但北方没这个习惯,北方喝茶就是喝茶,不就什么,也许会盘炒瓜子,鲁迅先生就这么招待客人,这可以到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去查一下。我个人却是喝茶不喝茶都喜欢吃豆腐干,正读着书,想起来了,拿一块放嘴边嚼,或者是正在写着什么,又想起来了,便放下手里的活下楼去了,取一块放在嘴边慢慢嚼。

界首豆腐干真是很好吃,尤其是那种颜色略微发白的虾干,是越嚼越香,有那么一点咸味,嚼着嚼着就想喝茶了,也不得不喝那么几口,便来一大杯,边吃边嚼。我喝茶的杯子是玻璃的,特别大,朋友见了都说,好家伙,还有这么大的杯,我泡茶不喜欢用小杯,喝两口,没了,还要续水,再喝两口,又没了,又得把暖瓶提过来再倒一回,我喜欢的大玻璃杯是专门用来冲泡太平猴魁的,泡这种茶得用多大的杯子?只要喝过太平猴魁你就会知道,一年到头,我就用这种奇大无比的杯子。一边喝茶一边吃界首茶干,感觉真还不错。我让我爱人试着吃一下界首的茶干,她掰一小块嚼嚼,说不好,说太干太硬。她喜欢吃我们这里的豆腐干,不那么硬,但又有嚼头。

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和界首的茶干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我们这地方的豆腐干是方的,四四方方,从没见过有圆形的豆腐干。而我爱人的姥姥家,那个叫解庄的地方,许多人都会把“解”这个字念错了,有人问道,去解庄怎么走啊?被问的人想了想,说,什么解庄,没这个地方。而问话和被问话的人的身后正是这个村子,叫解庄的村子。这个村子离城近,出产一种豆腐干,个头特别大,一块顶别的地方的豆腐干两块,味道特别好。逢年过节会有人往来送解庄的豆腐干,我没事会拿一块在楼上吃,我爱人一边看电视一边也在吃,吃她姥姥家的豆腐干。虽然解庄这地方的豆腐干名气没界首的茶干那么大,但十分细腻好吃,我认为是不能相比的,各是各。

说到豆腐干,忽然让人有些怀旧,小时候拿一毛钱,可以去买五块豆腐干,两分钱一块儿,和同学们分着吃。我们学校那个看门的,我们叫他“二两酒”,他没事就总是坐在门口喝酒,但他从不会误事,送信送报,还负责烧大茶炉,但做这种事也从不误他喝酒。他坐在门口,用一个小号碗,一会儿一小口,一会儿一小口,就的就是豆腐干,但他的豆腐干是熏过的,不但颜色好看,味道也很香,以鄯乡的熏干比界首的茶干,我想可以有一比。

鄯乡的熏干是很香的,虽然有人说它是用马粪熏的。马粪怎么了?你现在想找马粪还不好找,现在的城市里已经看不到马,你去哪儿找马粪?

雨后二三日,宜采蘑菇。

人说原因有二,其一蘑菇汲取雨水后会会长大不少,且味道鲜嫩;其二雨水冲刷果肉间泥沙,会干净不少。一人将采摘的蘑菇

## 蘑菇

置于室外晾晒,意欲晒成蘑菇干,入冬后炖羊肉。孰料几日后发现,那蘑菇居然接地气生根,复又生长起来。那人笑一下,任由蘑菇兀自生长,当年便长得硕大,是为一处风景。

如果问我生活恢复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不用想,因为就是眼门前的事,用不着展开宏大而富有诗意的设想,我得立刻处理现实中的当务之急——疏通堵塞的管道。

我家的卫生间在重新装修时,由于弃置浴缸改用淋浴,施工方对先前的下水道做了位移。结果,没多久时间便发现淋浴房下水不畅,时有堵塞。请物业来疏通,没有几日回复旧状;又请了专业疏通公司,同样如此。只好让施工方再来看看,先是用可弯曲的钢管疏导,后来直接去麻烦楼下人家,撬开顶部扣板,查看从我家延伸下去的水管,从弯口处掏出了一些堵塞物,可情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封控不久,堵塞变得严重起来,淋浴房的下水口落水缓慢,四周凹槽里的积水逐渐升高,不多时就溢出挡板。我用尽各种办法,又是掏,又是吸,都无济于事。最后,找出之前买的号称“管道疏通神器”的气压式疏通器,先是像给自行车轮胎那样地打气,一直充气到四个压力值,然后冲水打将出气口对准下水道,扳动按钮,“嘭”的一声爆响,水花四溅,犹如冲浪。这得反复多次,方有些许效果——四月上旬那会儿正是乍暖还寒,干这活时,我只好赤膊上阵,把浴霸的

我喜欢一首东欧诗人所作诗的几句:唯有我的生命有一天会真的/为我死去。/唯有草木懂得土地的滋味。/唯有血液离开心脏后/会真的满怀思念。

对一个离开故土的人,一个从鲁西南黄壤平原走出的人,总想寻找一种依托,这也是大多数中国文人的路子,或者在人格上,或者在心灵上、情感上,寻找一处托付之所,中国传统一向是安土重迁的。费孝通把中国社会看成是乡土性,而文人即便离开“血地”,他也忘不掉故乡!虽然时光的流逝和



应时鲜果图

(国画) 龚晓馨

我初至增城是在五月,彼时广州春夏时节逐渐蔓延的潮热已经让小城蒸腾起独特的气质。作为一个常年生活在江南的人,会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里独具一格的馨香,一丝木系的芳香。

“芬敷溢溢,绿穗靡靡,青英苾苾”,这缕香气早被张九龄记录,玄宗朝的名相立身在大庾岭,重修梅岭古道,这位出身广府的张公也会温柔地写下故乡的荔枝:农历三月,南风起,木神临,绿穗青花相倚相依,馥郁芬芳。记在《荔枝赋》中的芬芳,回首已经在历史



暖气开到最大档。不料,这边淋浴房的积水在缓缓退去,那边,洗脸的台盆和地面上的一个地漏却又冒出水来,终致水漫金山。

由于封控,疏通服务一概停止,完全找不到物业和专业人员,然而“水患”无情,一日复一日,居家之人日益呆拙,而积水也日益滞腐,害得每每洗澡都忧心忡忡,浮皮潦草,本来一切就够烦躁的了,要是洗上一个热水澡,凭借水流浸润肌肤,或许能舒缓一

## 疏通堵塞的管道

简平

下紧张的神经,可如今连这也难以做到了,真是令人崩溃。这不是堵水,是堵心。其实,这段时间里堵塞的岂止下水道,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所渴望的畅达的沟通。一筹莫展中,联想到种种的堵塞,我感受到深切的不安。这大概便是最大的伤痛吧。

所以,我盘算着一旦可以外出,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疏通堵塞的管道。也许有人会说这自然要去,不过也太鸡毛蒜皮了,太过琐碎了,可以想得更加开阔些,更加

空间的隔阻,使你离开故乡而不得回返,但郁达夫所说的“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

## 血脉的回望

耿立

葬身之所”。于是这就有了血脉回望,有了精神的还乡,对待离开的那片泥土,就如草木感恩一样,离开了那片泥土,会满怀思念。

作家钟离和曾说“原乡人的血,只有回到原乡,他的血才能停止沸腾”,真是透着骨髓的痛,有失去,才有寻找,当生命和肉体

在异乡漂泊的时候,人的心灵往往是焦灼的、不安妥的,于是就去寻找一处精神的栖息之所,一种情感的替代。

在我们那里,原先有风俗,一个人出门,父母怕游子在外水土不服,就让游子带着一瓶家乡的黄土,因为背井离乡的人会生一种奇怪的病,会瘦会死,治不好,除非回到家乡,要是不能回来呢?那就把一怀家乡的土放在水里喝下,只要那泥土真的是家乡的土!

但我走出那片黄壤平原的时候,父母已经过世了,这个习俗我还记得,这可能是一种带有巫术性质的原始的遗存。现在在偏僻的农村,孩子受到惊吓,还会在夜间到受惊吓的地方抓一抔土,找魂。中国人把土看成是世界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都是五行相生相克的产物。人们常说:皇天后土,中国的皇帝在天坛和地坛礼敬神明,把土看得比什么都珍贵。失去了土,就失去了权力、失去了一切!

我离开故乡到岭南,现在很少回到鲁西南的老家,那个叫什集的地方。你离家久了,对故乡生分了,故乡就成了一种疼痛。就像我们的身体,某个部位不疼不痒,我们就

隔岭南与中原和江南,绍圣年间,苏东坡入了岭南,在初食荔枝时极尽赞美:“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

## 仙乡问荔,春夏赴宴

吴泓艺

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苏轼称赞荔枝如倾城美人,而美人也分环肥燕瘦,沉鱼落雁。当一粒粒各色品种的朱玉红果铺陈开来,我不由开始惊叹,土生土长的增城人丽丽姐则在一边熟练地剥荔枝,按着荔枝壳上的纹路轻轻一挤,便是一枚莹白甘甜的果肉,“桂味口味清爽,糯

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哪个部位不适,哪个部位就有了问题。疼痛使你知觉故乡的存在,故乡以另一种方式呼唤你。

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不离开故乡的人,不会得这种病,我说这种病也是美学的,是无可治愈的心理学的,虽然我知道那片土地上也曾有过的苦难、丑陋,我童年记忆里也有哭声和饥饿,但文字和回忆,在多年后却有了一种过滤。

布罗茨基说:美学即伦理之母,好与坏,首先是一个美学概念,而先于善与恶的范畴。而初生的婴儿,都会下意识地完成美学的选择,而非道德选择。布罗茨基自己的童年,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度过,然当他回首往事时,他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并非久违的肉体的滋味,而是美国罐头的奇异形状,却并没有聚焦在饥饿或者苦难上面。

在孩童的心里,战争的残酷,饥饿的煎熬,都没有留下更多的苦难回忆,让他难忘的,还是一种仅有的审美感受。因此,他从自己的生命最初的经验出发,将它上升为一种理性的结论。他指出,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学上的生物。

从故乡走出,从童年的故乡走出,但惦记埋骨

米糍最‘幼’,仙进奉近年开始出名……”丽丽姐对荔枝如数家珍。剥完的荔枝壳还连着一节细长的树枝,她拿起细枝一端,垂在前面似花瓣

般展开的荔枝皮好像一个小灯笼,“你看,我们小时候吃荔枝,就这样提着‘荔枝灯笼’,在外边玩上一圈再回家的。”她的脸上似是还能看到儿时吃荔枝时“好得意”的神态。

“家种荔枝三百树,年年果熟回收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润的增城土壤养育荔枝树,而红纱白玉的鲜果果实则滋润着增城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互相庇佑,增城与荔枝树从此血脉相连。

增城小楼的何素女,即位列八仙之一的何仙姑,食云母,得长生,当凤凰台上的五色祥云散去,铺陈开的是望舒月下增城荔枝树亭亭如盖的美景,仙姑飘落在荔枝树下,春纤缓缓拨红罗,原来仙女也会思念故乡的荔枝。她离开后遗下绿绸腰带,所到之处成为“挂绿园”,而红皮果衣上缠一纹绿色细痕的增城“挂绿”,因“爽脆如梨,浆液不见,去壳怀之,三日不变”的美妙滋味,从此闻名遐迩。清初南粤儿郎屈大均道尽小城荔枝丰收的盛景:“六月增城百品佳,居人只贩尚书怀,玉栏金井殊无价,换尽蛮娘翡翠钗”。何家仙姑将独特的荔枝作为祝祷还予故乡,而这份祝福当真长长久久地化在了滋养增城丰美荔枝树的暖风里。



## 远亲不如近邻

(篆刻) 徐兵

在故乡的父母。五年前谷雨后天,我曾到故乡讲学,中午时分,我到了父母的坟茔,带了一瓶酒、一挂香蕉和点心,我知道父母的肉体早已朽腐,与土合一,也许骨头会在,我想抱一抱这两堆骨头,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如果真有轮回,也让我抚养这两堆骨头一次,那样才少一些亏欠。

如今,我从那片土地彻底走出,走到岭南,找一城终老,但我仍惦记着父母埋骨的那片土地,离开故乡之时,曾写下《我怕回首让你看到我泪流满面的样子》的句子:

“我只是逆着血的方向走,因为顺流会让你看到我的软弱/我虽然爱流泪,但我不爱哭/我只是向柔软、悲悯、爱流泪/其他休想撬动开我的泪腺/我的泪固执,像扑火的蛾子/如果有一天,你真正的看见我流泪/那也是委屈被你从时间深处/抹去。”

如今那棵珍贵的挂绿母树被小心围起,站在三米宽的“护城河”外,可以遥望挂绿园中的繁茂挂绿树,园内的守树人正守着挂绿荔枝树。这一幕让人想到在我们去到小楼的何仙姑庙时,正是春夏之交,一间古朴陈设的室内,道姑正在弄弦抚琴,她请我们听《秋风辞》与《双鹤听泉》两首,然后微笑着说今日轮她在仙姑庙里守观。守树人守着挂绿荔枝树,就如同姑守着飞升仙府的家家的道观,夏初风雨涌动,吹来的是六月的阵阵荔枝香,挂绿荔枝、何仙姑、道观……这些都是增城的弦,拨动出的是穿越盛唐到今朝的婉转乐声。

岁月流转,因打通大庾岭而商贸如云的珠玑巷如今已成为广府人心中的七百年前桑梓乡,岭南也早已不再是秘境,张九龄在千年前遥想的那片种满荔果的故土仍是满目繁华盛景。“岭海之珍,芳支之族”,岭南独特的芬芳,荔枝的仙乡,亦是每个岭南人的骄傲。春末的凤凰花已经热烈吐火,增城人怀念了一年的美味将至,春夏时节,记得一定要去品一口荔枝,赴一场唐宋风雅的盛宴。厚重历史中沁出的一丝甜蜜,怎能不叫人珍惜?

继续记录,反思,建设,并问问自己,为城市能多做些什么。



## 十日谈

生活恢复后要做的事 责编:殷健灵